



私のマオリ語の授業：みんなが文化大使
My Te Reo Maori Course: Everyone Can be a Cultural Ambassador
文・圖—Lawa Iwan (紐西蘭奧克蘭大學博士候選人)

我的毛利語課程： 人人都是文化大使

根據 官方統計Stats NZ Tatauranga Aotearoa顯示，紐西蘭毛利族人的族語能力從2018年的24%漸漸回升至2021年的30%。在1970年代毛利族人士努力之下，從語言復振到語言位階化，政府也逐漸改變態度並大力推廣族語能見度，比如街道、路名及廣告均能見到毛利語的字樣。教育上，部分學校從小學到高中甚至到大學都有提供族語選修的課程，因此授課對象也包含非族人學生，所以大部分毛利語以「第二外語」方式授課。來到紐西蘭就學後，我也選修了毛利語，然而因疫情影響而有些顛簸，但也是一段有趣的學習旅程。

在AUT學毛利語的契機

我於奧克蘭大學的毛利研究 (Maori Studies, University of Auckland) 攻讀博士，為了能了解毛利民族的文化，於是從其語言開始學習。剛開始指導教授安排我以旁聽的身份與大學生一起學毛利語。但是第一堂課就讓我感到焦慮；奧大的毛利語課程是一百人的演講教室，並且第一節課就開始教文法和做習題。雖然是選修課程，但是當時我連kiwi腔調的英文都聽不太懂，就要立即學會毛利語的文法，對一個初乍來到紐西蘭的外國人來說真的太困難。我認為奧大的課程比較適合有程度及具有毛利語言基礎的學生。於是，我開始找毛利語家教想要惡補進度，但是過不久就遇到疫情並歷經將近四個月的封城，我的毛利語課程於是中斷了一段時間。過後，歷經不知道第幾次的封城，我思考不能因為疫情就將毛利語停擺。雖然有線上族語課程，但是都因為疫情取消不然就是額滿。但是回去奧大上課我又跟不上進度，我便上網搜集資料，發現奧大對街的奧克蘭科技大學 (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, 簡稱AUT) 也有教授毛利語，於是我也上網報名並重啟毛利語的學習旅程。



上毛利語課堂的分組練習。

AUT的毛利語課程分級

課程名稱	先修課程	課程內容
Kōrerorero: Speaking Māori (口說毛利語)	無	課程著重在口說技巧，學生藉由聽說讀寫及反覆學習單字及片語熟知毛利語。
Kōrero Ōpaki Beginners Māori Language (初階毛利語)	無	本課程專注在毛利語初階的聽說讀寫及文法。
Ki te Hoe Intermediate Māori Language I (中階毛利語I)	皆須修完上一階課程	課程將會使用50%至75%的族語授課。學生應相對在口說和書寫感到自信，具有MAOR506的課堂知識或從小在毛利語的環境成長。
Tōkihi hī Intermediate Māori Language II (中階毛利語II)		
Advanced Māori Language I (高階毛利語I)	皆須修完上一階課程	全族語教學，學生應要有流利的口說及書寫。
Advanced Māori Language II (高階毛利語II)		

AUT大學的毛利語課程

(一) 初階課程

我從初階毛利語開始學習，課程大綱表示學生不需要任何毛利語背景即可上課，但事實上還是有些差距。在研究時閱讀到，紐西蘭人一般生活會用到60至70毛利語單字。但是，對於外國人的我還是會跟不上，但至少跟奧大課程相比還是容易一些。AUT也是選修課程但是小班制，一班大約在20多人。

師資上，老師都是族人並經歷專業的毛利語教師訓練，因此都能從語言學角度解釋族語。但是大部分他們還是以第二外語的方式授課，並沒有依照南島語言的焦點系統教族語。課程一週會上三堂課；第一堂至第二堂課著重在口說練習，最後一堂則會研討文法，其中有很多對話練習及小組活動。學生透過練習可以逐漸掌握語言的使用。課堂上老師們很強調口說訓練，他們認為口說比書寫還要重要。我的指導教授曾說過，毛利民族是以口說 (kōrero) 傳遞文化的民族。這也讓我回顧學

課堂上老師們很強調口說訓練，他們認為口說比書寫還要重要。我的指導教授曾說過，毛利民族是以口說 (kōrero) 傳遞文化的民族。



傳 (kōrero)

習原住民語言的時候，課堂上很少有足夠的對話練習。

上課前及課程結束都會吟唱Karakia (祈禱文)，主要的內容是希望學生好好的學習族語及尊重其文化，堂課融合文化和族語學習讓我印象深刻。雖然沒有教很多傳統故事，但老師時不時會解釋毛利神話讓學生認識毛利的世界觀 (Te Ao Māori)，教導生詞也會使用前綴或後綴解釋，所以新的單字也容易理解。而初級課程的最終目標是學生能夠用族語做自我介紹，在毛利語稱之為Pepeha。Pepeha是非常有趣的課程，除了學生習得毛利文化也從中了解自己的家族故事。由於紐西蘭是個移民國家，因此課堂上非族人同學就會分享他們家人是在19世紀搭上了哪一艘來自英國的船，還有來自希臘及印度等移民故事。



Pepeha的簡單範例

Pepeha	漢譯
Ko ___ te maunga.	我的山是 ___。
Ko ___ te awa.	我的河流是 ___。
Ko ___ te iwi.	我的部落是 ___。
Ko ___ te marae.	我的集會所是 ___。
Kei ___ taku k inga.	我的家在 ___。
Ko ___ taku whanau.	我的姓是 ___。
N ___ ahau.	我是來自 ___ (哪裡) 人。

(二) 中階課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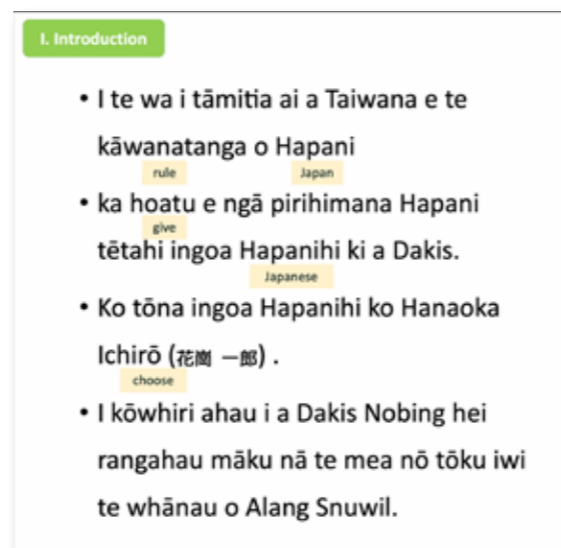
中級的課程著重在文法和書寫。但這段期間深受疫情影響，所以很多時候是線上學習。對我來說線上學習非常具有挑戰；首先用第二外語英文去學第三外語的毛利語，再來就是線上課程學語言有一定程度的落差，學生無法及時了解老師的授課內容。雖然最後校方改變教學大綱，但對多數學生來說還是非常大的考驗。



這些年長同學都是非族人且對毛利文化非常有興趣，他們時常上課提問並會小心詢問是否有文化挪用或冒犯。我問了一個大叔，他說「身為kiwi，我覺得我們也義務要學習毛利語，因為我們都是文化大使！」

中級課程內容包含毛利語的現在式、過去式、未來式、過去分詞及被動式等等。另外，還有分「屬性」，有點像歐洲語言分的「陰性」和「陽性」，但是不是單字上的「陰性」及「陽性」而是像英文冠詞的概念。屬性分別為「o」和「a」，其準則是依照事物能否被人控制或是輩份來分辨。總之，整學年很像是把毛利語版本的英文文法上了一遍。再加上線上課程，每次上課都教四個文法以上，上課非常的緊湊，因此花了非常多時間複習。

考試方面，亞洲學生還是比當地人會考試，但是我實際運用就比較差。例如，中階毛利語I的期末作業是將所學的文法運用在自己創作的故事書上。在書寫過程中就會發現自己的毛利語非常有限。雖然知道這是因為剛學所以語言的掌握度還不夠，但是老師修改後的作業才發現自己寫的族語根本就是另一回事。



中階毛利語II口說期末考試—用毛利語講述花岡一郎與霧社事件。



中階毛利語I期末作業故事書—打疫苗。

學習感想

相較於台灣學習外語，紐西蘭整體教育環境更注重在你學到了什麼，而且很強調口說練習，不像台灣分數至上。比如說，課堂會open book考試或花一個小時跟同學練習及討論。課堂氛圍是學生有很多實際練習，而且可以錯得「很自在」，因為老師的教學精神是歷經錯誤就會學起來。在台灣學外語總是會擔心犯錯被扣分，及擔憂成績等於個人表現的學習壓力。不過，這也是因為紐西蘭沒有像我們亞洲那般的升學壓力，再加上大多數的同學是退休的阿姨及叔叔們，對他們來說學習語言是一種休閒樂趣。

我現在還是覺得學習毛利語很像教科書般的「制式」，跟在台灣剛開始學英文的感覺一樣，走一遍「I'm fine, thank you. And you?」的過程。但是，我想這就是學習外語必走的路程，在一個相較沒有語言環境之下一路上修正及學習，不管學習方式是什麼並且只要持續地學習，最終還是能夠習得語言及其知識。

對於AUT學生來說這是一門大學選修課程，但卻有很多退休的阿公、阿嬤、叔叔及阿姨們來上課。他們上課非常認真甚至全勤，反

而大學生愛來不來。這些年長同學都是非族人且對毛利文化非常有興趣，他們時常上課提問並會小心詢問是否有文化挪用或冒犯。我問了一個大叔，他說「身為kiwi，我覺得我們也義務要學習毛利語，因為我們都是文化大使！」另一位阿姨也說，「毛利語一直我的學習清單，但過去學生時期沒有上過，所以來選修看看。」事實上這位阿姨已經修第二次同樣的課程，她還跟我說她要修第三次，原因是她覺得她太老了記不起來。

目前我已經考中階毛利語，今年要開始上高階的課程，真的是既期待又緊張。現在的我可以進行簡單的自我介紹和書寫，也可以看得懂路上的廣告或招牌，覺得很有成就感。學習毛利語對我來說還是些隔閡，一方面是因為自己是外國人因此很多文化脈絡不是那麼清楚，再來就是很長時間是網路上課，學習成效多少受到影響。為了能夠學好毛利語大概一個禮拜也會花三到四天抽出點時間複習，也跟教族語的媽媽多了南島語言教學的討論。希望能夠在紐西蘭求學期間能夠學好毛利語，並在未來能給予現在台灣原住民語言教學上一些建議與幫助。◆



Lawa Iwan

台北市人，賽德克族，1991年生。碩士就讀政大民族所，目前為紐西蘭奧克蘭大學博士候選人，研究透過族語文獻比較毛利民族與台灣原住民族的族語及民族發展。2013年曾於與家人一同出版圖畫書《奇異世界：賽德克傳說》，負責英文翻譯。